

拙翁集

共五本

~16  
2418  
3

4 5 6 7 8 9 140 1 2 3 4 5 6 7 8 9 150 1 2 3 4 5 6 7 8 9 160 1 2 3 4 5 6

和  
2418  
5-3

拙翁集卷之六

詔

為東平王賁問息夫躬

朕以不德嗣無強大曆服欲使先王本支綿萬世  
不替慮或樛木之思不逮于下惟風夜不寧何者  
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執之者衆也宗戚之人  
既貴而親形跡近逼人疑易生尺布斗粟之嫌容  
或未免朕甚痛焉昔我先祖文皇帝時淮南王安  
叛形已具而猶且聞其病死于路輟食哭者累日  
非但同氣之情有所不忍使先王後裔不獲全不



羣之甚者也朕體先祖盛意猶不克保其宗屬是懼間者羹羹之文及於中山母子兄弟俱血于刃朕實不明致有此酷言之亦忍而今而後庶幾無此禍不意息夫躬者又以東王雲等事上變其虛實固未可知若此不已高皇瓜陝之屬必盡屠滅無遺類於斯世而後已耶朕甚悶焉夫叛逆大罪也誅逆大法也大惡不可以無形名王法不可以無據加大惡而追其誅不可也以王法而加無據亦不可也必須形露跡著衆驗俱明然後以天下之誅誅之如此則王法行而人心服第未知東平

祀祭詛祝之時爾其目之歟后舅謀逆之語爾其耳之歟無境石立之變天諄諄然為東平語之歟荆霍之變時未有跡證之者何事知之者何人儻使爾既耳目之天又諄諄然語之證之知之者有其人有其事則親親之情雖切大惡不可貸王法不可廢若猶未也爾當伏誣罔之罪以懲其餘朕所問者一一條白之朕當斷之以法不饒

天君遣志帥攻愁城

予以不穀都丹田位靈臺命性官情官各莅其職使百體從而軀域安自以為庶幾無大患蠢茲名

曰愁者乘我有釁自外至城之乎天庭之側如草  
之句如火之熾剪而復生撲之愈熾其為城也不  
土不石崛起空虛中攻之難予甚悶焉顧瞻在庭  
其才力無可以攻此賊者歷問于衆咸曰惟志可  
予亦思之予一人主此百體征不可親非汝孰敢  
體予意隨其所之潛消暗釋於冥冥中以致不攻  
自破之捷乎軀家存亡惟汝在汝其往哉曩者寇  
至之初擢麴生封歡伯將軍往征之師出于境捷  
音遽至在庭皆躍躍以喜身意獨以為麴生性猛  
且麤非鎮壓之才進銳退速亦甚可慮捷到翌日

烽報又傳後數日用毛穎封騷壇將軍往討之兵  
鋒所向賊勢稍挫在庭咸有言用此排釋最為妙  
策予意獨以為毛生性癩浮浪量非持久一時稍  
快亦不可恃賊退未久旋縱其毒麴生毛生今不  
可復用傷其元氣以貽後悔汝其往哉文王之在  
姜里孔子之在陳蔡其困極矣愁賊亦必窺矣志  
帥鎮之不能侵樂天知命啐盜如作眇子不敏固  
不可及有為者亦若是汝其往欽哉此賊無形而  
形無跡而跡乘邪乃作抵隙是肆焰焰上騰鬱鬱  
糾紛劍戟不能割矢石不能及良平不能用其智

賁育不能容其猛必須燭之以明致之以誠從容  
不迫理遣而義斷然後雲捲席撤兵可不血刃而  
破矣今以爾為天庭上將軍以意為之佐率氣卒  
若干人臨門推轂以送汝其往欽哉第念氣卒與  
血為配稟主禽厲性喜橫奔如或統制失策將必  
為彼所駕威克愛克咸罔有功慶之寬裕貴在自  
強行軍之際非將佐事不克濟以曰智曰仁曰勇  
曰寬曰順跟汝以往使之聽汝指揮應用無欠以  
智為中軍大都督仁為左軍大都督勇為前軍大  
都督寬為右軍大都督順為後軍大都督左之右之無

不宜之左不攻于左汝有罪右不攻于右汝有罪  
且此賊患迫門庭乍出乍沒城在虛幻欲陷不能  
彼雖或挫毋敢班師守在四體以待不虞今茲不  
靖罪實在予予惟無良久失虛靈不能主不能統  
坐招藁爾四面而至茲敢煩汝予甚惡焉毋謂予  
無似聽悉予言毋愆于一伐二伐三伐四伐夫子  
勗哉不兵而兵不伐而伐不替不怠以卒其功勗  
哉夫子

對

君明臣直

或有問於臣者曰人臣之秉直不回者必有所定於內非有待而然翟子君明臣直之說待於人者不已薄乎臣應之曰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子之言乃人臣自守之方也翟子之言乃君臣感應之機也人之生也直直者人所受之正理人孰無之第以氣稟拘之物欲蔽之守其直者小而失其直者多有所動有所怵有所移而不能保其直者有焉有所勉有所興有所激而能守其直者亦有焉君子之立於朝當守其正理利害禍福歧於前而不敢動不敢怵不敢移夷而直也險而直也

生而直也死而直也一終始等治亂無所為而為之自歸於直其自守之道不其然乎但直哉如矢者求之古史指不多屈苟不至於無所為而為者則必有所勸而後勉有所作而後興有所旌而後激人主之威雷霆也萬句也持一介之身犯雷霆觸萬均諤諤敢諍而不敢憚者非有所開導感發其能之乎或者曰若子之言紂昏暴也而比干微子之直者出焉堯大聖也而驩兜之象恭者在焉有何所待而孰使之然臣應之曰龍比之直即吾所謂君子自守之道理也驩兜之不直即吾所謂

氣稟物欲之所拘者也况當紂之時舉一世皆不直而直之者只有此數人當堯之時舉天下皆正直而不直者只有此數人烏可執此而言以塞君臣感應之路也是故金人以戒之則直鋒摧諫鼓以鳴之則正氣勵直鋒摧則緘口結舌苟觀而不敢吐正氣勵則批鱗觸諱敢言而不敢怕一顏色一聲音能使人開縮於千里之外此皆視上之所好以為趨也翟子之言唐靈之賀皆以此歟或者之惑於是始解乃曰唯臣既以語應客私自嘆曰人臣於國勿欺以犯當直於生直於死烏有待為

或者之言吾以對亦可律人君於國把握化機摧之則折唱之則興是實在我翟子之言唯可自反毋敢委或者語噫或者言君子自守之道使人臣知所勸翟子言君臣感應之機使人君知所警臣與或者之問難似有補於人國家故乃敢辨而為之說云

說

蜀犬吠日說

世傳庸蜀之南恒多雨犬見日則吠非敢吠日也吠其異於常也按犬生之蜀長之蜀只見蜀中天

不見蜀外夫只知蜀中恒有雨不知蜀外恒有日  
雨則常日則不常不常則異之異之則吠之也宜  
何者仰觀乎天淋淋者常矣晦冥者常矣常之則  
目慣而習熟心自恬焉及其陰翳稍開日輪闕轉  
過目曾罕較習則非心自驚焉驚之則安得不吠  
夫陽宗之騰在天道焉常在天下之人之目亦為  
常而在蜀夫則非常也陰雨之作在天道非常在  
天下之人之目亦非常而在蜀夫則常也常其蜀中  
之雨而恬之不常其天下之日而異之異天下之  
日而吠天下之日此夫之性實非異於天下之犬

以其生之於蜀而所習熟者使之然也夫吠異者  
犬之性也桀犬吠堯桀之惡惡之大者也堯之聖  
聖之至者也不吠桀而吠堯者不吠其所常見  
而吠其所不常見也何獨犬為然人為甚有善而  
無惡人心本然之天也人之方寸自有一天本心  
之靈白日如也而氣稟之拘物欲之蔽有同雲霧  
之翳太虛明者晦靈者蝕全其天者小晦其天者  
多纏以舊染繞以俗見展轉相仍習與性成環一  
世舉入於昏冥之域一有或保其一團本然之天  
而直言正色白日於其間則在譏異排中者始焉



異之中焉駭之終焉排之羣譏隊咻曉曉唧唧吠  
之噬之使不容於斯世而後已一世之昏穢甚於  
蜀南之恒雨而世人之擁邪吠正甚於蜀犬之吠  
日此無他世之人只習於邪未知其正邪者在人  
性為逆在天理為不常而在世人則常也正者在  
人性為順在天理為常而在世人則不常也以為  
不常則必異之異之則必吠之甚矣習俗之誤此  
人也蜀犬之吠日只自吠之而已未得病其日人  
之吠正不但吠之必至病其人最靈者反有畜於偏  
嗇重可嘆也雖然犬也人也深自吠其異其於白

日之明正人之道猶自若也庸何傷乎噫天反常  
為異人反常為惡正者常也非正者不常也蜀天  
之恒雨非常而蜀犬常之世人之為惡非常而世  
人常之常其反常之恒雨其反常也不祥常其反  
常之為惡其反常也亦不祥使蜀天而其雨不恒  
則犬不吠日而反吠其雨使世人而為惡不恒則  
人不吠善而反吠其惡臣之所大悶者雨之恒為  
惡之恒耳庸蜀之天小紓陰靈之氣俾雨不恒把  
握一世之天廓掃妖穢之氣俾惡不恒則吠日吠  
正之患俱絕矣嗚呼吠日之犬在蜀天非人力所

可及吠正之習在君上一轉移之間耳臣之為此  
說者欲使中天之日不為陰霾傷而吠正之聲永  
絕於斯世云

以學為詩說

詩與學為一件事乎研窮乎義理體認於身心有  
所理會而自得者學也觸物而寄興因事而寓懷  
有所感發於聲音者詩也虛實有異為得為一然  
則詩與學果為兩件事乎精義之所融會者為學  
性情之所發越者為詩思在無邪韻合自然則詩  
亦學也為可歧而二之然為詩有二有詩而詩之

者有學而詩之者詩而為詩者辭華而已非詩也  
學而為詩者義理而已非徒詩也隆古之世至德  
其疑何嘗有意於學亦何嘗有意於詩也精一執  
中之相傳而勅天賡載之歌作緝熙敬止之為德  
而關雎鵲巢之詩成蘊諸中者實發而為事葉為  
聲音節奏天然自合於律為風焉為雅頌焉此則  
學而詩也詩而學也何彼此之分乎三代以下詩  
與學歧而為二學自學詩自詩學者必忌詩詩者  
必忌學然而發揮於學猶可詩專力於詩未可學  
聞有學而能詩者未聞有詩而能學者也是以以

詩為詩之者盡一生精力用之於斯出一語排一字務必奇麗安排而雕琢之必致字均語諧後已宮沉羽振各臻其妙錦心繡腸以眩人眼三河少年揚帆東海逸則逸矣擢水芙蓉倚風而立麗則麗矣此皆無益於身心不過為喪志之一物耳以學為詩者不務詩惟務學學成德立日就於義精仁熟之域則講習討論之所得者弮兌于中而吐之於外自為理達之語其辭也暢其語也醇不啻若炊沙鏤冰之比此非敢為詩也學之所發者然也心有所得理有所會自發於辭故林下泉聲原

頭活水自為玩理之詠東窓紅日庭院垂簾自入寓興之吟此皆有益於身心而為養性之一資耳若曰以學為詩則為學者亦有意於詩乎夫學內也詩外也君子自當學其學於內焉敢詩其詩於外乎學之道貴於著裏近已而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不能自韞而著之於語觸物生興韻之於曲不若是不可謂之學也不可謂之詩也雖然為學而必於詩乎發之何也蓋人生而靜因言而宣具仁義禮智信之理有喜怒哀樂之節而志者心之所之也隨事而動借聲而裁吟詠之際性情自

著可以感發善端可以消融邪穢是非之諷論之  
無不得其宜此非但以學為詩苟為學不可無詩  
然則三百篇之詩亦本於學乎曰然夫子不云乎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程子釋之曰思無  
邪者敬也噫舍此吾不可以言詩也夫

忘說

昔年將之燕方有疾難其行憂于色有客過余曰  
君無憂焉吾將一語贈俾君行李得無恙間者鄭  
林塘如京師在衰病行路中規得不死方忽悟忘  
字如佛家之用力於無憂慮之來便忘之往返萬

里無疾病君其法之余於是如其言異國風霜將  
此字思慮之動容而消之排而置之使方寸無繫  
着處心平而病已萬里之行用是得全越二年又  
如京亦如之六朝天榮也往返只數朔也尚或憂  
之今此北塞道里之遠甚於燕北風氣之惡百倍  
遼塞其行也艱其留也又艱其返也無期其死九  
而其生十憂惱之萌人情所未免自非理遣順受  
著力於學問上者則幢幢一念自爾往來衰病餘  
生幾何不漸盡以死也艱苦之中猶惡其死又用  
林塘秘方榮枯焉忘之死生焉忘之橫逆不敢較

間關不自苦寸慮纔擾寬而恬之使不得芥肯襟  
而損性靈朝而忘焉夕而忘焉夜而忘焉坐亦忘  
卧亦忘一步有一步上工夫功積力久自歸坦蕩  
之地寒苦不能為之病外邪不能為之厄忘之用  
功省而忘之著效大矣文王之在羨里鼓瑟而歌  
程氏之在涪陵髭髮勝昔聖賢樂天知命何期於  
忘理為之主自不容於忘矣下聖賢一等則自不  
得不用力於忘故雖豪傑之士其遭外患詩以排  
悶酒以忘憂以其所得者淺而未詣於樂以忘憂  
之域也唐老乃宋朝耿介玉立之君子而波濤文

陽沽酒聽漁歌則不能無憂而欲以酒忘也是非  
榮辱都兩忘者乃詩人不平之意而亦以酒忘也  
忘却在長沙者不平之甚者而亦以酒忘也然則  
忘之一字所自來者遠矣非鄭老所得而能用  
力者也但不詩不酒而忘之於心非老於人世事  
而擺落庸瑣之豪偉者不能大抵遭外患而力於  
忘使鬱者釋而禰者寬此近於頓悟之法學力之  
淺為之病也儻於平日著工於學問融會於思辨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無入而不自  
得則何必藉此一字而忘此憂乎第以橫逆之來

曾是不測而吾之學力不可一日而能到則用此  
字豁其肯得其生庸何傷再燕京按北塞而吾之  
性命至今存焉客之說有益於吾身者大矣敢為  
之說

石戰說

去年按嶺南巡到鷄林府在月正旬望夜有聲喧  
聒街巷若鬪若戰達曙猶不止問之人曰邑俗之  
有石戰古也此邑之人每於月元隊左右角彼此  
手以石石以戰衆石交投雨下霰集惟雌雄是決  
限月盡乃已捷則辦一年之吉否則凶其所以力

于戰而不知止者一年之吉凶動其心也方其  
也塊其石而手之手其塊而石之出氣力賈勇銳  
喉喘顛汗橫奔直突有若狂者然投必人先戰恐  
人後子而石其父弟而石其兄戚屬而石其戚屬  
隣里而石其隣里物我相形仇敵已分必欲抗彼  
而我壯克彼而我棄乃敢血頭顱肉肌膚使之裹  
頭裂足喪氣僬魄顛縮於溝壑而不敢喘然後快  
於心揚揚然曰吾其勝矣彼其奔矣吾可以辦今  
年之吉而無憂患矣無疾病矣子而石之者曰非  
敢石吾父也石于戰也弟而石之者曰非敢石吾

兄也石于戰也戚屬而石之者曰非敢石吾戚屬也石于戰也隣里而石之者曰非敢石吾隣里也石于戰也父兄亦曰彼非敢石我也戰也吾亦曾石吾父石吾兄矣戚隣亦曰彼非敢石我也戰也吾亦曾石吾戚石吾隣矣所以然者習熟憤而流傳久自以為當然茲倫理傷風教而不知恠矣嗚呼一年之吉凶非繫也吉凶之說亦非固也利害一念萌于中習俗之誤痛其心石其父石其兄石其戚屬石其隣里而仇敵之不暇念其我是子弟也我是戚隣也及其元月畢戰事已向日之石之

者為父子為兄弟為戚屬為隣里而倫理之融融然怡怡然不暇念其向日彼之石我也我之石彼也夫石戰之作有自來矣羅都近海島夷作梗隸戰于石以為陰雨之備而流傳一誤吉凶之說作歷千百年至傷其倫理而不自知也利害之說一動其心而父子兄弟戚隣而仇敵焉利害之念一釋于中而向日之仇敵者父子兄弟戚隣之分自若焉甚矣利害之累此心也習俗之誤此人也噫微利害一念父子兄弟戚屬隣黨之理庶乎其不差矣此有可以警俗人而扶風化者故敢為之說

馬換牛說

辛卯秋被恩譴而北無馬傾家儲市得六頭載骸  
骨馱衣食行赴關塞三千里之地富寧府也解裝  
囊無貯僮僕色愠之居者曰吾將告子以得食之  
道塞邑賤馬而貴牛以牛一頭貸人數朔則直可  
數斛粟君其以馬換牛庶可糊君口余應之曰不  
然代我步輪我裝踰嶺海之險而使不顛仆於路  
側得延其喘息者茲馬也馬主於我而我今有不  
能一朝市諸人則是馬德於我而我孤於馬也馬  
雖微吾為忍負為或者解之曰固矣夫子之為信

也天地之間物各有主或買或遷其主不常夫馬  
人馬也而子市之馬子馬也而子市於人牛人牛  
也而人市於子馬歸於人牛歸於子歸彼則彼主  
也歸此則此主也以有買無要濟其窘其主何常  
焉故古君子信於人不敢信於物與其信於物而  
餓死孰若換此物而生焉子之适也奚其信余於  
是乎翻然悟悄然嘆曰牛馬天地間公物也不必  
主於我不必主於人主彼則彼有也主我則我有  
也苟得其主彼此何擇焉非此馬無以換彼牛非  
此牛無以得此粟非此粟則死以此換彼須臾毋



死者庸何傷或者之言信矣所嘆者吾少也業乎  
學惟讀書是事及其老得罪明時竄身不毛以家  
貲市馬以馬而換牛以牛而貸人貿遷若商賈者  
然甚矣口腹之累此身也馬主乎吾而吾不能有  
牛主乎吾而吾不能守使此物不得安其所甚矣  
吾身之誤此物也為此口而累此身誤此物終未  
免瑣瑣屑屑之歸吾始也慚中焉釋終焉感感然  
咄咄出諸口而為之說

買鹽販粟說

蒲寧城數月囊儲盡無以食謀諸居人居人有曰

海濱貴穀而賤鹽胡地穀饒而鹽乏買海鹽販胡  
粟則其直倍屣於本穀庶可以糊君口君無患焉  
余始聞其言以為此商賈所為吾不忍為此事趨  
趨者久及其枯腸鳴而僮僕愠欲須臾毋死從其  
計而行之顏忸怩而心不寧矣於是使小僕握數  
斗粟走海濱九十里之地買鹽來鹽可一斛馱鹽  
斛走北關一百二十里之外販粟來粟可兩斛往  
來貿販動經半月我馬瘠矣我僕痛矣而我腹則  
庶不枵矣方其之食舉屋皆愠見若無人色然握  
粟以往也戒之曰食已盡爾其限兩日買鹽來載

蓋以往也戒之曰飢已久爾其作急販粟來既往  
之後屈指計日以待其來逮其買粟以來舉室之  
人環斛粟以視之曰得此粟吾其延朝夕命矣火  
而炊之匙而口之則粒粒皆有味飢腸實而枯骨  
肉融融然欣欣聚首相慶曰微此買販吾將填  
於溝壑中而自今以後庶不為塞外之飢鬼矣始  
以行商為愧中焉以業商勞心終焉以得食為幸  
以為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日夜望望然冀升米是  
獲唯恐商業之不長闢此心者惟此事軀命所急  
喪盡羞恥本心而遷延成習終作別樣人時時發

笑自點而笑之極又自憐且自惜也夫民於天地  
間者惟士農商賈四而已吾少也讀聖賢書惟道  
是謀非稽古不敢事是為士焉老也崇此口腹惟  
食是謀非販賣無所事是為商焉為賈焉此身之  
所未嘗者惟農耳農者守田畝事鋤耰含哺鼓腹  
生生樂業之謂也白髮殘生得罪明時幽繫荒裔  
局形縮影寸步不得出雖欲為農其可得乎昔之  
為士也引經史談道理安以身為學聖人之徒將  
欲致斯君澤斯民庶幾駸駸入於三代以上之  
天唾商賈視農夫不敢置於齒牙間而視若天淵

然今則為商為賈而甘心焉至於農則不敢望焉  
人生於世登青天落溝瀆在轉頭之頃而身纔屈  
心亦屈也以此身業此商自慙也自笑也自憐也  
自惜也而私愚成慮有所希覬者聖量如天若容  
螻蟻許作田巷之一農夫則手耜耜事耕獲上之  
奉祭祀次之供租稅下之延軀命一物之微亦得  
其所庶可為清時頌德之人也嗚呼召公明農在  
於治世功成之後而鄙人在拘繫而生此計其亦蚩  
蚩之甚者也乃敢咄咄為之說

論

陳平讓位

按漢史陳平拜右丞相以周勃功在已上讓其位  
而自下之人於名宦莫不欲右已而左人雖或稍  
知義理者猶或難之曾謂無行之陳平而乃能之  
此果操無欲上人之心而然者耶跡其終始處心  
行事之彰著者而斷之則所以讓位者非讓也詐  
也何者安劉必勃先皇帝之所曾命矣及其高帝  
既崩女后臨朝將欲以呂易劉乃能討諸呂而兵  
之近代邸而君之使劉氏社稷盤石之者周勃則  
乃漢氏社稷臣天下之人戶知之帝亦知之而

帝之命相不及於先帝之所曾命者而及於平者必欲試之耳平若晏然受之不讓於彼則未必不起帝之疑而天下之人亦必怒之矣帝疑之天下怒之則其能保其位而有之耶以平之智其必思之爛熟矣上而固帝之寵下而愜天下之議所讓者小而所博者大况左右相尊等而有讓賢名者耶若以讓位為實出於讓功之心也則守先帝之約而功於漢室者王陵為第一而面折廷諍之後忤呂后意杜門謝病不跡於漢之處者餘十年平非徒不讓不一引手救則所謂讓功之語誣矣然

必於勅讓之何也勅乃高皇之所曾命而又於帝有援立之功帝亦重勅平必探帝之心而讓之讓之非其意也竊讓功之名而挾妬功之心其未發者特未得其會耳及文帝錢穀決獄之間絳侯之不能對者此不過為不佞不佞庸何傷捷捷利口徒亂人國家耳平以一言之巧乘機偷隙潛排暗斥而奪之位茲之甚者矣平以宰相之任自謂能事而責周勃以不能宰相之事平固能言之宰相之責平果能盡之乎理陰陽順四時使萬物得宜惟如稷契之佐堯舜然後可未知平之詐而能

乎鎮四夷親百姓使百官任職惟如伊周之佐湯武然後可未知平之佞而能乎其不能宰相之職則平與勃無異也而安劉一事勃之功大平之功小平之所能者言也勃之所不能者言也平之所不能者佞也勃之所不能者佞也以口舌之能潛軋安劉莫大之功而不得安其位被挫而去坐而奪之得顯其柄收天下之權而專之已弄英明之主於操縱中揚揚然坐巖廊之上曰稷契伊周之任吾能之人莫我抗以帝之明不覺陷於冠玉者之術中乃曰此吾賢相而漢廷公卿惟一人而已則

前日之讓之者為今日奪位之地也帝之不能覺者帝之意以為前於右丞相之拜平既讓之則讓賢固平之心也今日之以相道責周勃者非敢排周勃也能相任者陳平也不能相者周勃也不有前日之讓有以固帝之寵則後日之排周勃者安能使帝眩惑聰明而能售其術也哉以己之佞折人之不佞以己之微功敵人之大功小讓而博大暫退而求專讓人位而奪人位辭君寵而固君寵嗚呼佞人之巧譎而騁謀至於斯也平與周勃處幾年矣此則挾詐用術也彼則重厚小文也共事

之際口談笑而目睥睨或俯或仰探試而傾軋之者數矣彼以讓已為恃此以規奪為謀彼見賣於人而不自知此則賣人而不自愧終使安劉之勲踴躍而無所歸則嗚呼倭人之巧黠而自售至此甚也乎自以奇術欺其君又欺其僚以為能宰相能讓賢欺天下後世而有餘不知明目者如見其肺肝然乎誰欺欺天乎欺天下萬世乎噫

孔明庶幾三代禮樂論

臣論曰指俎豆而謂之禮可乎曰不可禮只是一箇箇序指鐘鼓而謂之樂可乎曰不可樂只是一箇

存諸中者粹然一出於正而事得其序物得其和則不待俎豆之設鐘鼓之聲而為之禮為之樂也雖或得其序得其和而功有未成治有未定則亦可以謂之禮樂乎功雖未成治雖未定而所存者正既得一箇序一箇和之意則謂之庶幾三代禮樂亦可也臣於諸葛孔明見之矣孔明三代人物也生乎漢之季時之不幸矣劉氏之山河已入奸雄割據之手則雖使伊尹周公復生於世無所用其才未耜南陽潛契有莘及其三顧是勤幡然而起佐昭烈父子國於巴蜀間將欲嚙漢灰而焰

之以延二百將絕之祚事與勢乖終不能續殘緒  
而扶頽業則其志果大矣謂之興禮樂可乎夫禮  
云樂云者非器具聲音之謂而在於心術事業之  
著孔明之所蘊者正發而揮之者亦正其所以排  
置規模者不蹈三代以下之跡無不得其序得其  
和則可以禮可以樂而庶幾乎三代而無愧矣向  
者其心術其事業磊磊落落青天白日乎衰亂之  
日而一歸乎正大光明之域其於出師兩表盡之  
矣其為國也君子小人而進退之誠心公道而開  
布之使淑慝分而無所蔽焉雅言則納忠益則廣  
使衆善舉而無所屈焉所以序所以和者無所不  
用其極則此實伊尹之有一德而禮樂于商者也  
周公之有德音而禮樂于周者也賊天下者曹孫  
兩種而討之也義主天下者帝室之胄而翊之以  
義勸盡躬瘁已在於死欲使君臣而君臣之天地  
而天地之義聲彰而人紀立井井堂堂不於不紊  
則序也和也自在其中禮之樂之無不宜之較之  
三代亦不遠矣夫夏之禮樂也以忠商之禮樂也  
以敬周之禮樂也以文孔明之所設施者皆有倫  
紀而出於精神默運之地者不失其所以忠所以

敬所以文之意也則在漢之衰而三代之模樣在焉不待俎豆而謂之禮也不待鍾鼓而謂之樂也夫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事成則禮樂興孔明所為皆自序和中來故所名者正所言者順何則漢賊之立不可以兩王業之安不可以偏必欲討亂賊反之正而後已扶陽明消陰匿而後已有不名名之必正有不言言之必順只消一箇序一箇和則禮樂之機潛形暗呈於其間所恨者時未諧耳天未柞耳或者以為周公之所存所設者果可謂正矣而功未就而事未成至比之於三代不亦

過乎曰不然吾所謂事者指義之所在而言也漢業未成而義已成則雖謂之事成可也且烏可以成敗論英雄乎伊尹之禮樂也遇成湯周公之禮樂也遇成王其所以克享天心指世彬彬者事與時會耳孔明之所遇者何等時也出師未捷先漢而沒則功之未就者臣不曰孔明而曰天也惜乎以王佐之才而不得乎天也噫孔明之所抱者伊周之才也孔明之所未遇者伊周之時也故不能使其時為三代而規模節目則不多讓於三代則庶幾之說不亦宜乎烏可以功之未就而少周公



也禮樂之興至周大備然則孔明之禮樂與周公若是班乎臣應之曰郁郁之文當此雲擾之日非所企而及也周公兼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明討亂賊征不軌而名義定成敗雖不同而其設心行事則一也世之論者徒知俎豆鍾鼓之為禮樂而功成治定之為事業而不知在於心術事為序和之中故臣表出而論之

### 陳蕃論

世之論陳蕃者以不能見幾而作卒取禍敗庶之臣竊以為不然士君子負天地生民之寄出於國

事已去之後此固難處之日而一切以事無可為置之於無可奈何之地乃曰我一人將何能為邁邁然奉身以退若肥瘠秦越然則扶顛持危之責將付之何人耶小有志於斯世者斷不可果陳子所以黽勉著足於將亡之國而不忍決去者其以斯歟當是時視其主則昏之甚矣語其朝則亂之極矣吾將為甯武子之愚於衛乎吾將為伊尹之進於桀乎自古天下國家昏者有時而開衰者有時而興則豈可以劉氏二百年之業委之於必亡之域束手旁觀不為之所乎申屠蟠之肥遯不出

固有其意吾亦知於未出之前而不可為也郭泰之挺身決去固有其見吾亦知於既出之後而不可為也吾所欲救而僥倖於萬一者其惟漢氏之天下乎蓋陳子心乎王室而不心於身也竇武太后之母弟非君子之所可親者而顧當時之勢非武無可以共事而紓天下之亂故嫵不暇避敢與之同况其他乎虺蛇之頭虎狼之尾踐之撩之分以一死帝怒方震而不肯平署乎黨案奄官方熾而乃敢正色乎朝堂勁烈之意既溢於觸諱陳䟽之語忠勇之氣亦著於突入承明之際自肉其身

而欲循國家之急者素所蓄積也不畏強禦陳仲舉一世語之則當時之天下既已識其蓄之心矣况是時上焉有竇賈兩公下焉有李范諸賢持清議者或為之先後則其以徇國之心豈無庶幾之望乎蓄之不去者以此也明哲保身固有其道曾謂蓄之賢而不知耶蓄則不身其身限之以死而其他則念不及焉此忠之所以尤至者也木大厦而支其傾葦洪流而障其頽其事則踈而其情誠可悲也為人臣子者若以天下之事為無著手處視之則睨去之若浼則自古國家安有興衰起替

之日乎臣之為此論者非敢小申郭而大陳蕃也  
此議若行則天下後世之臣乎君者視國家將亡  
之勢不敢力焉乃敢奉身以去自以為真道理故  
表而出之

殿策 庭試魁

王若曰人材之盛衰關國家之隆替古昔帝王  
靡不盡其培養之道三代以上不可尚已姑  
以漢唐宋言之以道德自任而關國家治亂  
有幾人耶班馬揚雄之文韓柳李杜之才蔚  
然輩出大鳴於世亦時君盡培養之道而然

歟至於濂洛諸賢以王佐之材繼斯文之統  
當時培養之道可得聞歟予以否德叨承  
丕基育才之方惓惓講究而士習漸降人才  
日卑館學少講磨之道閭閻絕絃誦之風是予振  
作之不誠而然耶抑世道之汚下而然耶何  
以則人材日盛而可並於文王之作人歟子  
諸生抱負有素其各悉著于篇

臣對人材不能自興而所以興者在教導之方善  
教不能自行而所以行者在實德之修苟能修實  
德以為明道之本行善教以為作人之策則其於

育才之道思過半矣恭惟 主上殿下以聰明之德握君師之責終始典學而涵養乎本源者既至陶甄一世而發揮乎風教者亦盡文明之化既洽於鳶魚之天思皇之美庶見於菁莪之澤猶不滿暇特進臣等于庭慨然於士習之漸汚人才之日卑詢以培養之道欲聞轉移之術臣雖無似詠周雅揅撲之詩而知作人之妙誦義易大畜之訓而知頤貞之效今此 聖問適及于此敢不竭一得而徹四聰乎臣伏讀 聖策曰人才之盛衰止可得聞歟欽仰 殿下樂育人才而以前古為法戒

之盛心也臣聞宋臣程頤之言曰善治國者以人材為先務言乎構大廈者必以材設治具者必以人何則上代天工者人也共理庶政者亦人也貴飾乎治道輔教乎皇猷開物成務而立致澤之功修己治人而臻經綸之化是故人才盛則有楨幹之美而升其國於明昌人才衰則無彌綸之具而置其國於空虛人才之有關於人國家豈不重且大哉雖然人才之興必待在上之振作是以帝王知人才之重而盡作人之方繼天立極而修訓迪之道建中建極而懋標率之方直溫寬栗之

命眷眷於教習之日克綏厥猷之志懇懇於疇又  
之際所以培養之方其於曰庠曰序曰校可見矣  
信乎不可尚已者也三古已遠世入漢唐尚德之  
風邈矣勵行之功闕矣雕篆於藝苑者頓無適用  
之才粉繪於一世者不過詞華之末嘒嘒唧唧洎  
性蕩情朝吟暮咏利真歸偽以德行自任者臣未  
之見也班馬有三長之才而慶已失正未免羸鄙  
之譏揚雄揭太玄之旨而阿附逆賊卒同犬彘之  
行日光玉潔之文秋濤瑞錦之藻焜燿於當世則  
韓柳之文章可稱而為已之學缺如詩壇天子之

名靈鐵點綴之美膾炙於人口則李杜之風雅最  
著而自得之實掃如漢唐之人才據此可知而時  
君培養之能不能不容曠於今日矣至於宋日中  
天五星聚奎自河而洛自關而閩懿範頌於漢武  
而起接千聖之道脉開萬世之賢蒙融會於學問  
者有格致誠正之功自任於事業者盡修齊治平  
之道則真儒之盛於斯極矣雖然時君培養之功  
則雖或有一二可稱而較之隆古譽髦之化則不  
啻若天冠地履臣何敢喋喋乎伏願 殿下以三  
古為法而漢唐為戒焉臣伏讀 聖策曰予以否

德止文王之作人歟臣欽仰 殿下克君克長轉  
移世道之盛心也臣伏觀 殿下自即位以來孜孜  
勵精論思於經幄者無非育才之謀軫念於宵  
旰者無非作人之規若宮舉祀聖之禮履繩紆橫  
經之間宜乎士習淳厚而無偷靡之患人才蔚興  
而著以寧之效棄之何時風漸降人心日汚士習  
國家之元氣而士習薄焉牙齒纒齷巧詐之習已  
成冠弁未加干進之念已萌人材國家之利器而  
人材卑焉冠帶而立朝行者未聞博問之學章甫  
而遊庠序者都是面墻之人朝野一轍中外皆然

以致士林之所慕只詞章月露之態而華靡之風  
則絕矣閭巷之所尚只功名利祿之說而絃誦之  
聲則寂矣臣嘗在草澤中耳目於斯未嘗不痛哭  
流涕欲以慷慨於衷曲者一達於 冕旒者雅矣  
聖問及此臣不忍不言而貢 聖君今之進言於  
殿下者必曰人才之乏出於世道之污下也此何  
異於封德彝以人漸澆漓之說欺罔於唐太宗者  
也臣則不忍以德彝之說欺罔於 殿下臣之意  
以為 殿下之振作非不至矣而徒循故常未  
見有誘掖之實則其可謂振作之有其誠乎 殿

下之教導非不勤矣而徒事虛文未聞有躬行之實則其可謂教導之盡其誠乎然則士習之日污無恠也人才之日卑無恠也今 殿下欲致文王作人之盛臣請以文王教導之誠實德之修為 殿下告焉臣謹按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又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又曰師嚴而道尊然則文王所以宣明師道而盡教養之方者果何如哉伏願 殿下以化民成俗之教導迪之盡其詳焉以詩書禮樂之教振作之意其道焉又得如夔皋之賢者以委師表之任則補益實多矣

要於其乎盡矣而 殿下之培養即文王之培養也然其培養之本實在於人君躬行心得之餘則文王之設教提撕亦必有所自矣臣謹按周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然則文王三物之教詩書禮樂之訓實在於心術之微者可知矣伏願 殿下窮探學問之蘊奧而致自得之效澄源本原之地而為化民之具則 殿下之心學即文王之心學也教如文王德如文王則安有人才之盛獨不及於文王乎臣伏讀 聖策曰諸士子止務者于篇巨欽仰 殿下不恥下問詢于芻蕘之盛心也

臣聞修已然後可以治人正心然後可以教人欲  
立其教者莫先於正心欲治其人者莫先於修己  
伏願 殿下雖居幽獨得肆之地而所操操之者  
盡回雖處紛華波蕩之中而所以守之者盡嚴則  
作興人才特措置中之一事耳臣謹對

拙論卷之六



